

【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中国南北差异的产业分解分析与政策启示

吴利学

摘要:南北差异日益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方面,各产业发展的南北差异在其中的作用越发突出。基于国民经济核算的产业分解框架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份数据,研究三次产业发展和地区产业结构变化对南北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各产业发展对南北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大不相同;短期内各产业自身差异对南北差异影响比产业结构更为突出;近年来南北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差异对总体经济差异贡献大幅提升,是导致南北差异扩大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南北差异;地区经济差异;产业分解;产业结构变化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3)06—0040—08 **收稿日期:**2023—07—26

作者简介:吴利学,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经济差距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特征和典型体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南北方的差距逐渐加大,成为阻碍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全国各省份的总体经济差异和东西差距都呈现缩小的态势,南北差异已经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异中的主要方面和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诸多学者对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差距进行了测度。例如,杨多贵等(2018)以南北地区总量GDP作为判断的基础指标,戴德颐(2020)加入一般预算收入,张红梅等(2019)采用人均GDP为衡量指标,研究结果均显示出南北地区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杨明洪等(2021)综合考虑总量和人均GDP指标,观察南北差距的细化表征,也得到了比较接近的结论。盛来运等(2018)从地区GDP增速、居民收入、财政收入情况等方面分析了南北发展的

不平衡性,发现南北经济差距表现在多个层面,并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由此可见,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存在全面差异,并且差异程度正在扩大,特别是进入新时期后幅度更为显著。因此,正如安树伟和李瑞鹏(2023)的研究结论一样:南北差距不同于东西差距,长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将成为今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方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今后一段时期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调节和解决南北地区经济差异,关键是分析和确定其形成原因,从而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近年来,已有研究从自然地理、历史背景、制度变迁和政策因素等角度探讨了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差异的原因和影响。

吴殿廷(2001)较早注意到南北经济增长的差异,并根据当时的经济现实指出政策倾斜、出口能力和外商直接投资强度、工业结构的差别是造成南快北慢的主要原因。对于21世纪以来的南北差异的迅速扩大,杜宇和吴传清(2020)认为,南北地区

在产业结构优化与新旧动能转换、国内外市场发展水平、要素承载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李善同等(2019)认为全国投资趋势性大幅减速是北方经济快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杨明洪等(2021)认为南北差距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南方地区在政策环境、生态环境、产业载体和科技载体等方面的显著优势,董雪兵、池若楠(2020)发现南北方制度差异影响人才、企业的流动,从而导致南北差距扩大。可见,研究者更多倾向于认为南北经济差距的成因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工业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发育程度、地理位置、国家政策、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技术创新、资源配置、金融体系、商业文化和新兴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郭妍等,2018)。

但是,目前从三次产业发展角度分析的比较少见,尤其是缺乏对于不同产业对南北经济差异以及变化影响的具体和定量讨论。例如,年猛(2019)认为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是北方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但并没有讨论不同行业发展对南北地区经济表现差别的具体作用。杨明洪和黄平(2020)基于产业结构变迁的视角,指出新旧动能转换中产业结构变迁差异是造成南北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他们的研究没有涉及具体产业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刘学良等(2022)讨论了工业落后对北方经济的影响,但没有直接分析工业产出、就业等的南北差异及其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具体和定量地分析南北地区经济差异中三次产业发展和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

首先,基于标准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提出了一个能够将南北产出、就业和劳均产出按产业分解的分析框架。其次,利用这一框架和改革以来的省级地区数据,将南北差异分解为第一产业贡献、第二产业贡献和第三产业贡献,结果发现:(1)南北地区经济差异总体上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但各产业状况有所不同,从产业角度分析南北差异非常必要;(2)三次产业对南北地区差异的影响是不同的,第一产业贡献在缩小,第二产业贡献比较稳定,第三产业贡献大幅提升;(3)长期来看,各产业的南北差异和地区产业结构都对南北差异有很大贡献,但短期内各产业自身差异的影响更为突出。在此基

础上,我们从三次产业发展和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提出了调节南北地区经济差异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为地区经济差异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中国改革以来南北差异中各产业的贡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对于理解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差异并制定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南北经济与产业差异状况

为了更好地理解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对南北差异的影响,首先简单分析南北地区经济差异的基本情况,特别是三次产业的差异状况。为了后面产业分解的方便,主要分析南北地区在产出、就业和生产率方面的差异,使用的指标包括地区人口、地区GDP、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地区从业人员和地区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等,基础数据为省级地区数据,加总到南北地区。根据目前大多数研究的划分,本文中南方地区包括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江西、福建、广东、海南、西藏,共16个省份;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内蒙古、新疆、河北、甘肃、宁夏、山西、陕西、青海、山东、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共15个省份。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参考了《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由于地区三次产业就业数据的限制,本文的研究样本区间为1978—2020年,部分省份从业人员和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数据有缺失,我们进行了估计和补充。

1. 总量差异状况

图1报告了改革开放以来南北地区GDP、人口总量和就业总量的相对比例。从图1中可见,南北地区GDP之比一直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而人口和就业变化则比较小。具体来说,南北地区GDP之比的变化趋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1995年,这段时间虽有所波动,但总体上呈现南方比重快速上升的态势;二是1996—2012年,这段时期虽有所上升,但趋势比较平缓;三是2012年进入新时期以来,南北地区相对比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攀升。

相对于GDP比例的变化,图1中南北地区人口和就业的相对比例变化一直比较小。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人口和就业迁移限制是逐步和缓慢放开,而且人口和就业迁徙成本自身也比较高,其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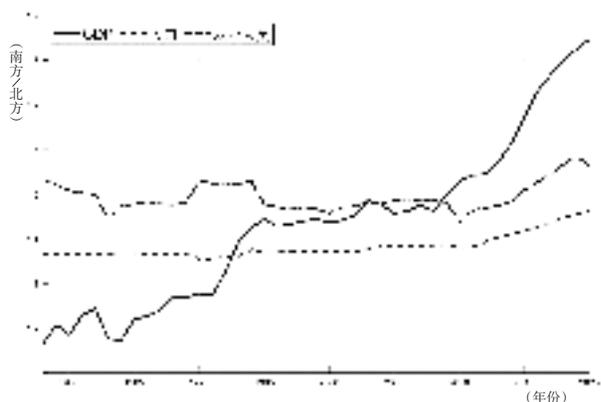


图1 1978—2020年南北地区总产出、人口和就业之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化比其他生产要素和产出慢；二是中国省份人口和就业统计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户籍为基准，掩盖了一部分实际变化。2012年以来，各地区人口和就业统计基本上转变为以常住人口和就业为基准，所以其变化趋势与此前相比更为明显。

地区产出和就业都是由各产业构成的，那么南北地区各产业的产出、就业和劳动生产率差异是如何的呢？接下来我们以三次产业为例，考察这些指标的比例状况。图2描绘了南北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首先，南北地区农业产出之比从1978年到2010年大体呈现下降趋势，直到近些年才出现反转，呈现上升趋势。其次，南北地区工业相对比重上升幅度最大，远高于GDP总量比例，反映出南方地区快速工业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工业产出比重的变化幅度依然很大，说明工业发展差异仍是导致地区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最后，服务业相对比重的变化趋势和变化幅度都与GDP非常接近，反映出第三产业多为本地引致需求的发展特点。换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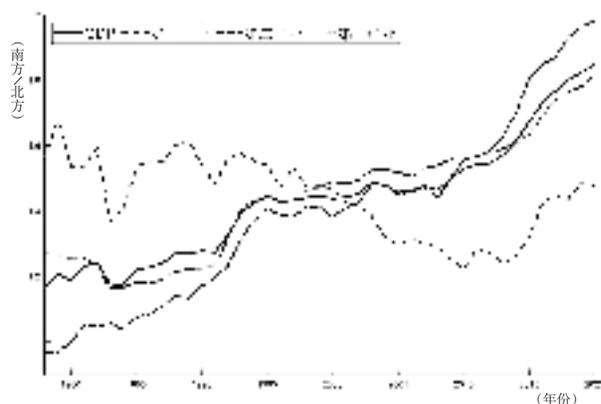


图2 1978—2020年南北地区三次产业产出之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之，第一、第二产业越发达，越能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图3描绘了南北地区三次产业的就业相对比例。从图3可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之比在1990年以前基本稳定，此后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之比总体上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近年来尤为迅猛；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之比也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上升幅度有所收窄。南北地区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相对比例有很大差异，而且变化趋势也有升有降，结果导致南北地区总就业的相对比例变化不大，总体上较为平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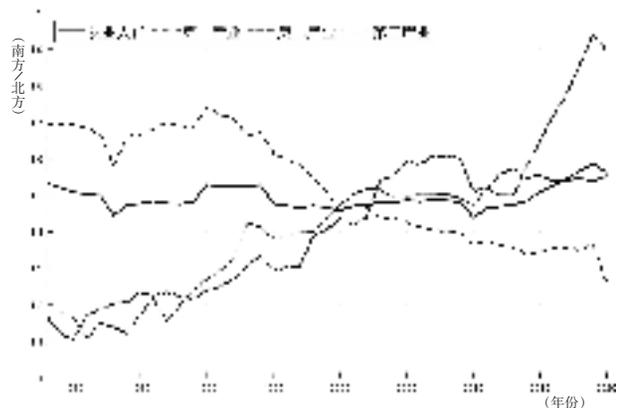


图3 1978—2020年南北地区三次产业就业之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以上趋势，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变化的重要方面，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和动力转换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转向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投资、财税和金融等方面对东南沿海地区倾斜，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强大的活力，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发展，但客观上也拉大了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开始注重地区差距的调节，改善了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缓解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困难，提升了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接替能力。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并实施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各省份的总体差距和东西地区差距显著缩小。但是，这一阶段南北地区差距凸显，说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2.均量差异状况

除总量差异外，我们更为关心南北地区产出效

率的差异,因为后者与居民的生活水平更为直接相关。通常,衡量地区产出效率的指标为劳均GDP和人均GDP。但由于人均GDP不能进行产业分解,所以本文采用劳均GDP来衡量地区产出效率。实际上,由于劳动力和人口之比的变化幅度都远小于GDP,劳均GDP之比和人均GDP之比的变化趋势差别不大,都与南北地区GDP之比类似。

图4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劳均GDP和三次产业劳均产出的南北地区相对比例。从图4可见,劳均GDP相对比例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表明南北地区产出效率在不断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与总量比例不同(参考图1),南方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产出效率低于北方地区,到20世纪90年代逐步实现赶超,进入21世纪之后才拉开了较大差距。换言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南北地区产出效率差距在缩小,而后才逐步扩大。但分产业来看,各产业劳均产出的相对比例和变化趋势也不尽相同。南北地区第一产业劳均产出之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变化不大,而且北方地区略高于南方地区,直到2012年之后才有上升趋势,最近几年南方地区才超过了北方地区。第二产业劳均产出之比虽有上升趋势,但波动性很大。1978—1995年呈现大幅上升,1995—2008年呈现大幅下降,2008—2015年又快速上升,此后有回调的趋势。第三产业劳均产出之比呈现U型变化,改革开放中前期逐步下降,而后逐步上升^①。



图4 1978—2020年南北地区三次产业劳均产出之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三、南北差异水平的产业分解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南北地区各产业产

出、就业和劳均产出的变化态势并不完全一致,各产业的比重和变化趋势也不尽相同,因而各产业自身和产业结构都会对南北地区总体差异产生影响。根据基本的国民经济核算原则,可以对南北地区产出、就业和劳均产出对比例进行产业分解,测度它们对总体差异的贡献。

1. 分解方法

首先,对于南北地区的产出比例,可以进行如下分解:

$$\frac{Y_S}{Y_N} = \frac{\sum_{i=1}^I Y_S^i}{\sum_{i=1}^I Y_N^i} = \sum_{i=1}^I \left(\frac{Y_N^i}{Y_N} \right) \left(\frac{Y_S^i}{Y_N^i} \right) \quad (1)$$

其中 Y 代表产出水平,本文中地区总产出水平用地区GDP来衡量,各产业产出水平用产业增加值来衡量; S 、 N 表示南方和北方地区; $i=1, 2, \dots, I$ 分别代表 I 个产业。式(1)表明,南北地区的总产出之比,可以分解为各产业产出之比的加权和,权重为基准地区(北方)的各产业增加值在总产出中份额。

对于南北地区的产出比例,可以进行完全类似的分解:

$$\frac{L_S}{L_N} = \frac{\sum_{i=1}^I L_S^i}{\sum_{i=1}^I L_N^i} = \sum_{i=1}^I \left(\frac{L_N^i}{L_N} \right) \left(\frac{L_S^i}{L_N^i} \right) \quad (2)$$

其中 L 代表就业水平,本文中地区总就业水平用地区从业人员数量来衡量,各产业就业水平用产业从业人员数量来衡量,其他与式(1)相同。式(2)表明,南北地区的总就业之比,可以分解为各产业就业之比的加权和,权重为基准地区(北方)的各产业就业在总就业中份额。

对与南北地区劳均产出差异,我们的分解方法如下:

$$\frac{Y_S/L_S}{Y_N/L_N} = \sum_{i=1}^I \left(\frac{Y_N^i}{Y_N} \right) \left(\frac{L_S^i/L_S}{L_N^i/L_N} \right) \left(\frac{Y_S^i/L_S^i}{Y_N^i/L_N^i} \right) \quad (3)$$

与前面类似,式(3)表明,南北地区的劳均产出差异也可以分解成为各产业差异的加权和。不过,其权重分为两项:一项与前面相同,仍为北方(基准地区)各产业的增加值份额;另外一项为南北地区该产业就业份额之比。

2. 分解结果

根据以上的分解公式,我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份数据得到以下的分解结果。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的分解方法适用于任意多个产业划分的情况,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三次产业分解方法,即将南北差异分解为第

一产业贡献、第二产业贡献和第三产业贡献。

图5反映了南北地区产出之比中三次产业的贡献。从图5可见:第一产业的贡献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近年来贡献份额已不足10%;第二产业的贡献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近年来上升趋势放缓,贡献份额也趋于稳定;第三产业贡献增长最为显著,在2012年前后超过第二产业,而且近年来上升速度很快。显然,这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特别是各地区的工业化水平高度一致。这些结果表明,南北地区产出差异的变化,与各地区产业结构变迁有着直接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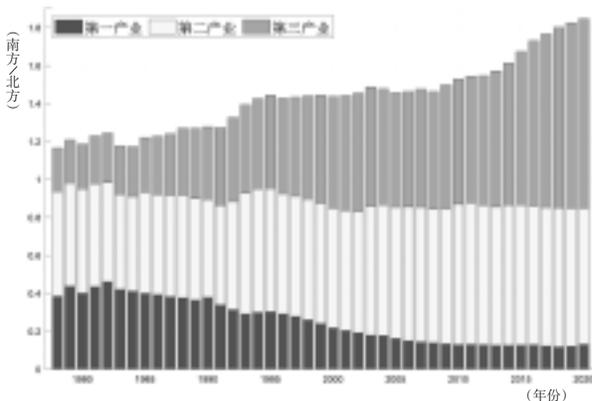


图5 1978—2020年南北地区产出之比中三次产业的贡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图6反映了南北地区就业之比中三次产业的贡献。其基本趋势与产出情况类似,也是第一产业的贡献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贡献不断上升。但与图5相比,第一产业在就业比例中的贡献份额远大于其在产出比例中的贡献份额。这种就业与产出的差异,既反映出行业生产效率的差异,也反映出不同就业类型在地区间流动的差异。这表明,消除劳动力障碍、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依然是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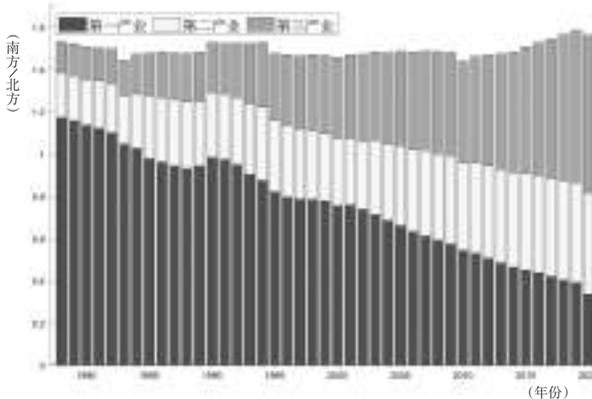


图6 1978—2020年南北地区就业之比中三次产业的贡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小地区经济差异的重要抓手。

图7反映了南北地区劳均产出之比中三次产业的贡献。除总体幅度较小外,各产业贡献与其份额都与总产出的情况类似。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第一产业贡献逐步缩小,第二、第三产业贡献逐步增大。其中第二产业的贡献份额变化幅度不大,第三产业的贡献份额大幅提高。结合图4,我们注意到,近年来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均产出之比与地区总体劳均产出之比差异不大而且变化幅度也较小。这提示我们第三产业劳均产出相对比例贡献的大幅提高,可能主要来自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各产业相对产出效率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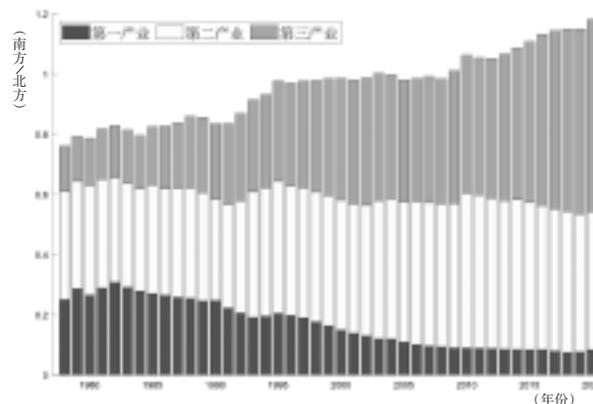


图7 1978—2020年南北地区劳均产出之比中三次产业的贡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由此可见,三次产业对南北地区差异的影响是不同的,第一产业贡献在缩小,第二产业贡献比较稳定,第三产业贡献大幅提升。其中既有各产业南北相对状况的作用,也有产业结构的影响。第三产业一方面其自身南北差异有扩大的趋势,一方面其在南北地区的比重也都在上升,所以成为影响南北地区产出和生产率差异的关键。

四、南北差异变化的产业分解

在水平分解的基础上,可以对各个差异指标的时间变化进行分解,从而测度不同产业对南北地区经济差异变化的影响。

1.分解方法

对于南北地区产出水平之比的时间变化,本文的分解如下:

$$\Delta \left(\frac{Y_S}{Y_N} \right) = \sum_{i=1}^l \left[\Delta \left(\frac{Y_N^i}{Y_N} \right) \left(\frac{Y_S^i}{Y_N^i} \right) + \left(\frac{Y_N^i}{Y_N} \right) \Delta \left(\frac{Y_S^i}{Y_N^i} \right) + \Delta \left(\frac{Y_N^i}{Y_N} \right) \Delta \left(\frac{Y_S^i}{Y_N^i} \right) \right] \quad (4)$$

其中, Δ 表示该指标的时间差分。例如 $\Delta\left(\frac{Y_s}{Y_N}\right) \equiv \frac{Y_s(t)}{Y_N(t)} - \frac{Y_s(t-1)}{Y_N(t-1)}$, 其中 $t-1$ 表示分析样本基期, t 表示分析样本末期。由此, 式(4)中等号左边表示南北地区产出比的变化, 右边中括号里面的三项分别为南北产业增加值比重变化的贡献、基准地区该产业产值比重变化的贡献和二者双重变化的贡献, 这三项之和为该产业的贡献。

类似地, 南北地区就业比的变化可以分解为:

$$\Delta\left(\frac{L_S}{L_N}\right) = \sum_{i=1}^I \left[\Delta\left(\frac{L_N^i}{L_N}\right) \left(\frac{L_S^i}{L_N^i}\right) + \left(\frac{L_N^i}{L_N}\right) \Delta\left(\frac{L_S^i}{L_N^i}\right) + \Delta\left(\frac{L_N^i}{L_N}\right) \Delta\left(\frac{L_S^i}{L_N^i}\right) \right] \quad (5)$$

而劳均产出的分解略显复杂, 其结果如下:

$$\begin{aligned} \Delta\left(\frac{Y_S/L_S}{Y_N/L_N}\right) &= \sum_{i=1}^I \left[\Delta\left(\frac{Y_N^i}{Y_N}\right) \left(\frac{L_S^i/L_S}{L_N^i/L_N}\right) \left(\frac{Y_S^i/L_S^i}{Y_N^i/L_N^i}\right) + \left(\frac{Y_N^i}{Y_N}\right) \Delta\left(\frac{L_S^i/L_S}{L_N^i/L_N}\right) \left(\frac{Y_S^i/L_S^i}{Y_N^i/L_N^i}\right) + \left(\frac{Y_N^i}{Y_N}\right) \left(\frac{L_S^i/L_S}{L_N^i/L_N}\right) \Delta\left(\frac{Y_S^i/L_S^i}{Y_N^i/L_N^i}\right) + \Delta\left(\frac{Y_N^i}{Y_N}\right) \Delta\left(\frac{L_S^i/L_S}{L_N^i/L_N}\right) \left(\frac{Y_S^i/L_S^i}{Y_N^i/L_N^i}\right) + \Delta\left(\frac{Y_N^i}{Y_N}\right) \left(\frac{L_S^i/L_S}{L_N^i/L_N}\right) \Delta\left(\frac{Y_S^i/L_S^i}{Y_N^i/L_N^i}\right) + \Delta\left(\frac{Y_N^i}{Y_N}\right) \Delta\left(\frac{L_S^i/L_S}{L_N^i/L_N}\right) \Delta\left(\frac{Y_S^i/L_S^i}{Y_N^i/L_N^i}\right) \right] \quad (6) \end{aligned}$$

右边中括号里面第一行为一阶变差, 第二行为二阶变差, 第三行为三阶变差, 三行之和表示各个产业变化对南北地区劳均产出比变化的贡献。

2. 分解结果

根据公式(4)一公式(6), 可以将南北地区产出、就业和劳均产出之比的变化分解为各产业相应指标的变化, 从而更好地确定各产业和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与上文相同, 本文仍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各省份数据从三次产业角度对南北地区差异变化进行产业结构分解。

图8反映了各年度南北地区产出相对比例变化的产业分解结果: 除改革开放初期外, 第一产业贡献基本上都是负的, 意味着农业产出变化实际上总体上减少了南北地区的产出差异。第二产业贡献部分年份为正, 部分年份为负, 但正向贡献的幅度更大一些。这说明工业产出变化, 在某些阶段扩大了南北产出差异, 某些阶段缩小了南北产出差异, 但总体影响并不是很大。有意思的是, 第二产业贡献较大的阶段, 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投资热潮阶段。这反映出投资冲动, 特别是政府政策引导的投资, 更倾向于扩大南北产出差异。而第三产业贡献则在绝大部分年份均为正向, 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幅度很大。这表明, 服务业产出和结构变化一直是扩大南北地区产出差异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的作用尤其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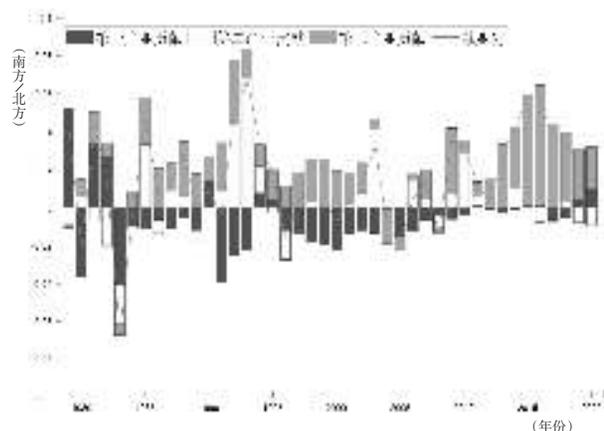


图8 1978—2020年南北地区产出之比变化中三次产业的贡献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份统计年鉴, 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图9反映了各年度南北地区就业相对比例变化按产业加总的分解结果。这一结果与产出结果有很大不同: 第一产业贡献在绝大多数年份都是负的, 而且贡献幅度很大; 第二产业贡献除部分年份外, 贡献相对较小; 而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变化贡献非常突出, 是地区就业比例变化的主导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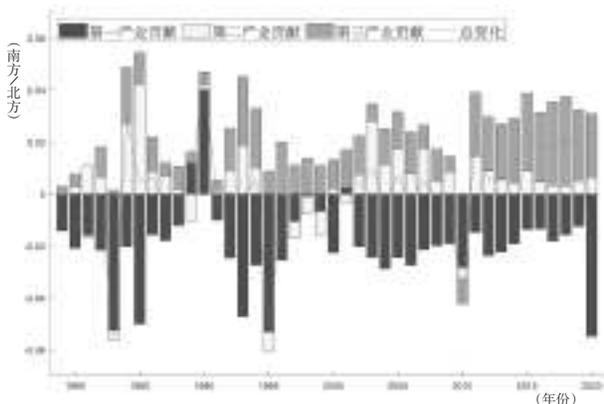


图9 1978—2020年南北地区就业之比变化中三次产业的贡献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份统计年鉴, 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图10反映了各年度劳均产出南北差异变化的分解结果。从中可见: 第一产业贡献在改革初期为正, 此后大多数年份都是负的, 但近期贡献幅度明显变小; 第二产业贡献在改革开放前中期总体为正, 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幅度很大, 近年来除2010年外, 贡献幅度都比较小而且总体上趋向于降低南北差异; 第三产业相对劳均产出变化除个别年份外, 都倾向于提高南方的相对劳均产出, 尤其是近年来贡献非常突出, 是南北地区相对劳均产出比例变化的主导力量。

由此可见, 从南北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来看,

三次产业和产业结构仍然都有影响。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变化相对比较缓慢,所以各产业相对比例变化的影响更为突出。总体来讲,第一产业的变化一直倾向于缩小南北差异,第二产业的变化在几次“投资热潮”中对南北地区差异扩大作用明显,其他时期,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更倾向于缩小南北差异;而第三产业的变化则一直在扩大南北差异,近年来贡献尤其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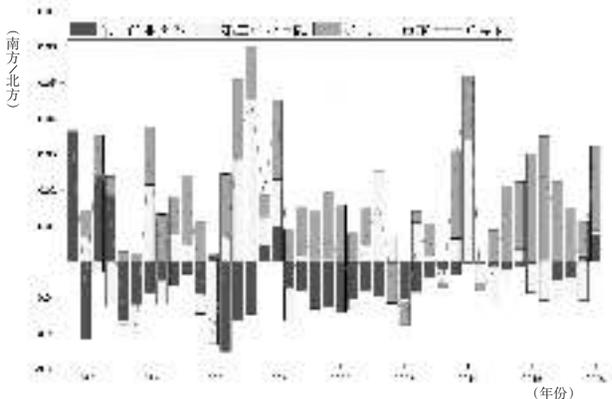


图10 1978—2020年南北地区劳均产出之比变化中三次产业的贡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国民经济核算原则提出了南北地区经济差距的产业分解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发展和地区产业结构变化对南北产出、就业和生产效率差异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南北地区经济差异总体上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但各产业状况所有不同,从产业角度分析南北差异非常必要;(2)三次产业对南北地区差异的影响不同,第一产业贡献在缩小,第二产业贡献比较稳定,第三产业贡献大幅提升;(3)长期来看,各产业的南北差异和地区产业结构都对南北差异有很大贡献,但短期内各产业自身差异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些发现表明,产业分解对于认识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差异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缩小南北差异、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当然,南北经济差距是众多庞杂因素造成的经济现象,本文只从三次产业和产业结构变迁视角分析这一经济问题,仅仅是其他视角分析的有益补充。

缩小区域差距,协调地区发展,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研究结论为我们

提供了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实施转变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要东西协调与南北平衡并重。以往的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政策,更多着力于缩小东西差距。今后应当更为重视南北差距问题,要从国家层面制定促进南北协调发展战略,立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着力于解决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共性问题,推进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根本转变。推进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要立足于国家发展的大格局,重点加大对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北方地区区域发展战略的支持力度。

第二,加强南北互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南北差异,特别是劳均产出差异扩大,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生产要素流动性差异造成的。因此,加强南北互动,促进各生产要素流动是缩小地区间差异的关键,也是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建立和完善南北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加强政府协调,制定并执行有针对性的政策,推动南北地区经济互动的顺利发展;提升南北地区的交通、通信、能源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加快南北地区的互联互通,降低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促进经济交流;进一步完善户口、医疗和教育政策,降低人口迁移成本,促进劳动力转移;积极推进南北地区产业链的整合,推动产业转移,建立跨区域的产业合作区或产业园区,提升南北地区产业的竞争力;制定差异化的税收政策,降低南北地区的税负差距,鼓励企业向南部地区投资发展。

第三,要积极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促进工业和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虽然工业化扩大了南北地区的总体经济差异,但却能够缩小地区间劳均产出或者说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加快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能够缩小地区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当制定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减少企业的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简化行政审批等,为实体经济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专业化、系统化的培训机会,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和员工技能水平;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提升对产品和工艺的创新力;推动实体经济企业加强产业链的建设和优化,提高产业链的附加值,加强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

第四,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和开放,加快北方地区的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发展程度差异是近年来中国南北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发展服务业的关键在于市场化改革。北方地区要加大对服务业的改革力度,打破行业壁垒和垄断,提高服务业的效率和质量;完善市场运行机制,特别是注重推动要素市场、商品市场、产权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关键性领域的实质性改革与建设;加大培养和引进服务业人才的力度,提升服务业的专业化和创新能力,鼓励高校和培训机构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服务业工作;鼓励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积极提供生产、技术、维修等一体化的服务,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中央政府应当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加大对北方地区的支持力度,大幅提升北方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效率,切实降低居民生活负担,增强区域发展能力和吸引力。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时期,南北地区三次产业的劳均产出之比都高于或者低于总体劳均产出之比。这是因为,虽然南北地区的劳均产出之比也是三次产业劳均产出之比的加权和,但其权重包括地区产值比重和地区各产业就业比重两项,各权重之和一般不等于1。

参考文献

[1]安树伟,李瑞鹏.东西差距还是南北差距?——1978年以

来中国区域差距的演变与机理分析[J].中国软科学,2023(4).

- [2]戴德颐.基于资源异质性的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1).
- [3]董雪兵,池若楠.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收敛的时空演进特征[J].经济地理,2020(10).
- [4]杜宇,吴传清.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现象、成因与对策[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 [5]郭妍,张立光.我国区域经济的南北分化及其成因[J].山东社会科学,2018(11).
- [6]李善同,何建武,唐泽地.从价值链分工看中国经济发展南北差距的扩大[J].中国经济报告,2019(2).
- [7]刘学良,续继,宋炳妮.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动态、表现和成因: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的视角[J].产业经济评论,2022(2).
- [8]年猛.中国南北经济差异的原因透视[J].群言,2019(8).
- [9]盛来运,郑鑫,周平,等.我国经济发展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J].管理世界,2018(9).
- [10]吴殿廷.试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南北差异[J].地理研究,2001(2).
- [11]杨多贵,刘开迪,周志田.我国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及演变分析[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10).
- [12]杨明洪,黄平.南北差距中的结构效应及空间差异性测度[J].经济问题探索,2020(5).
- [13]杨明洪,巨栋,涂开均.“南北差距”: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化的事实、成因与政策响应[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4).
- [14]张红梅,李善同,许召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差距的演变[J].改革,2019(4).

Industri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North-South Differences in China

Wu Lixue

Abstract: The north-south difference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imbalance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hich the north-south differ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industry plays a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role.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decomposition framework of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and the province-level data of China regi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paper study the impa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sectors and the regional structural change on the north-south economic differences, and find that: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industry on the econom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s quite different; In the short term, the difference of each industry itself has a more prominent impact on the north-south differences tha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recent years, the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ces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 development to the overall econom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has risen sharply, being the main factor leading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north-south differences.

Key Words: North-South Differences; Regional Economic Differences; Industrial Decomposition; Structural Change

(责任编辑:柳 阳)